●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晶報　兩周紀念

第二百三十八號

治白濁第一靈藥

科發白濁丸

[illegible]

上海南京路十二號　科發藥房白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樹皮丸　海波藥

[illegible]

各界需要

照相　銅版　鋅版

山東路一六〇號

上海技藝製版公司

其成績

請閱每期晶報登出之
銅版及鋅版照相片

一年之計在春

春日爲始業期。萬事胥由此發軔。凡百君子。應吸大愛國煙。以其能提起愛國精神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啟

上海三馬路一號

中法儲蓄會

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繁華世界。金錢如流水。東來西去。欲省而不能。今有妙法。每月在消耗費中節省一份錢。去投入儲蓄會裏。將來可以集成巨數。並且每月有得獎的希望。中法儲蓄會成立最早。會員最多。當衆開獎。最靠得住。中國政府立案。法國政府注册。開獎在即。不要錯過。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頭膏藥

說明

[illegible]

功效

[illegible]

寄售處　[illegible]

發行所　[illegible]

美貌嬌容

少年化鬚散

[illegible]

改造麻面

功勝陸判

[illegible]

臌脹

[illegible]

臌脹丹

總發行　正威大藥房

寒雲鬻書例

寒雲主人好古知書。深得三代漢魏之神髓。愈窮而書愈工。泛遊江海 [illegible]

[illegible]

代收件處　長濱路仁勝里十五號胡[illegible]　交通路新民圖書館　新聞路新康里一千〇八十一號馮寓

招登廣告

萬應消癧丸

[illegible]

五威大藥房

破天荒的大發明

THE LOVE CREAM

愛克憐

花柳預防聖藥

凡用本藥可防五淋白濁下疳橫痃梅毒等症保無傳染之慮且有強身之效謂予不信請購試用法另詳仿單

每瓶大洋一元

總發行所上海 [illegible]

秋冬咳嗽·傷肺傷神

止咳金丹　天下馳名　製此靈藥　造福人群　三分鐘內　咳止嗽停　貧寒面索　不取分文

[illegible]

上海 [illegible]

英昌照相館

遷移元旦開張

[illegible]

光學精深

[illegible]

兜安氏補藥片

補血氣　長精力　助消化

人之全體賴以榮養者血也血足則精神爽快 [illegible]

每瓶 [illegible]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各埠藥房經售

兩周紀念中之天神與惡魔

（臒蝦）

歲月不居、寒暑代易、吾報之出世、忽忽已兩年矣、吾報唯一之宗旨、在攻良社會之積習、苦習之所繇深固、竭吾報兩年之力、不能盡之使盡去者、則以有毒癘社會之種種惡魔、蟠伏於種種社會之中、祇死以與吾報相抗敵、然而吾報自信、以吾力與種種惡魔戰、吾終必占最後絕對之優勝、何也、曰、吾報之所恃以必勝者、實恃有特嚴一怒、爲此種種惡魔所最憚之天神也、吾有酒、酹天神、吾有肉、餉天神、吾有筆、有舌、當皆聽命於天神、吾有一般嬉笑怒罵之文人作者、各著其筆舌之力、助吾以與惡魔實戰一面非幻化之天神、今値兩周紀念之辰、吾謹拜手稽首以祝曰、天神萬歲、吾報萬歲、惡魔其去休、抑吾說尤有進、自吾報出世以至今日、凡具有天神之能力、以與惡魔宣戰者、其功爲孰多、則吾必曰、丹翁也、寒雲也、涵秋也、馬二先生也、其他之某某諸君也、皆吾報所恃以爲戰鬬之主力者、卽皆吾所爲馨香禱祀、倒地百拜之天神也、然而此兩年中、以天神與惡魔戰者、什固居其七八、而以天神與天神戰者、什亦居二三焉、而況天神之互爲戰、一斎全力以從事、幾至欲食其肉以爲快者、殆有甚於其戰惡魔、雖曰幻化、神通、非不才所敢方物、然而惡魔之竊笑其側者、殆願小欣欣相告曰、莫余毒也已、繼自今、吾願與諸天神約、曰、天神外有惡魔、天神中無惡魔、鬧以天神驅惡魔、毋以惡魔評天神、而天神於是乎尊、而惡魔於是乎遠、斯則吾報之厚幸也已、天神萬歲、吾報萬歲、惡魔其去休、

晶贊

丹翁

有晶璀璨、朗照四方、誅伐之筵、歸導之良、草木南易、聲攀萬邦、文推第一、報晶無雙、大雄精健、丹翁滑稽、倉倉言小、氣與雲齊、凌霄漢閣、主人彬彬、諷時談戲、筆勵鬼神、躡蝬儒者、譎諷俳吟、寶齋宮史、意趣淵深、珠辭玉藻、有黃葉翁、一斑偶見、廿拜下風、發生小隱、劇搜遺、能扶眞遂、斯道良規、小說家言、首數涵秋、沁香閣裏、濁世風流、亦新亦舊、馬二先生、豪情逸氣、江海騰聲、雞兄雞弟、豫子非顛、狂歌諷世、倭寀聯翩、感時憤世、托於宜詞、龍門筆法、今見石皮、花夢花史、記市板橋、興亡有託、屈子之騷、瘦鵑品語、予倩枯樹、雖曰無多、恰到好處、沽流七二、躑躅於梅、健庵高侍、不著塵埃、慕觀室主、自捲皮鼓、學者之歌、味清詞古、老談寄塵、文場之雄、偶來談笑、氣何從容、懷億所及、得十九人、無關先後、盡水晶身、沽光附采、小子榮焉、不慚斧斧、還待著鞭、

本報二周紀念新體祝詞有序

（丹翁）

世界到了今日、說人家老大、好像是笑話人家的、說人家少年、倒是恭維人家的、中國的報、原來比西洋發達的遲些、所以有了一萬號的報、自己便覺着是個老前輩了、老前輩、誰不應該敬重他、可是兩三歲孩子、卻不知道敬重他、雖然不敬重他、他卻也不能見怪、這就是小孩兒家討便宜的地方了、本報從前年今日出現以後、到了現在、才滿了兩個年頭、在下在當初、就算他一個乳娘、好在他長易大、不知不覺的也就有了二百三十八號了、這個小孩兒、承諸位伯伯大爺阿姨阿姐喜歡他、說這個孩子雖然淘氣、還算聰明、聰明原因、就是小孩子的精神好、將來就長命百歲、做到一萬號的老頭子、也算平常的事、惟有現在頭角崢嶸、諸位伯伯大爺阿姨阿姐、肯給他壓歲錢、肯給他菓子吃、還肯說他一句好、將來大了、一定比別的長成了的『報』不同、這也算我乳娘面孔上有光彩了、卻是我這個做乳娘的、與別的報的乳娘、也有些不同、我不能說不是宗着這個小孩兒吃、我這個性子可是愛鬧有玩兒、時常叫小孩兒去做鬼臉、戲的小孩兒模樣什得模樣、他便口沒遮攔、學嘴學舌的罵人、倒把人罵得笑起來了、其實我因爲他、也曾被人罵得不少、我都看在小孩兒面上、一切隨他去罷、現在他不是又過了第二個生日嗎、我還老着面皮、說上幾句喜話、唱上一個喜歌、

小孩兒、一前年今月今日生、你今年今月今日、又過生辰、你若是生在舊歷三月、正華路上早已鬧紛紛、恐怕你長大了會犯桃花運、喜的你生在新歷三月、大家方才收了燈、越顯得你通體亮晶晶、你人緣兒好、大家都瞧着你抖抖的有精神、李涵秋磨淨那片愛克司光鏡、照見社會上男男女女現原形、小鳳鶴靈朝看點哥弄好些、跳出個蹦騷、金箍棒兒舞一陣、新臭味兒、還帶着點適之胡塞人、跟上來、就是替聖人改詩的他家當寄塵、戲子發言論、惱了小隱與姚民、（按喜事禁用哀字、幸恕割裂之）幾千里來稿的、還有凌霄鑼子和馬二先生、這幾天汗流浹背、熱得要命、好了、半空中又飛了一大片的寒雲、諸位大人家逸引得你這小孩兒一刻喜來一刻嗔、等到我餵你飯的時候、你也就會裝斯文、我并不嫌你長的慢屯屯、

俳嗟一漾

（臞蝦）

夏有髮形成算少。康爲庸象小人多。一籌莫展渾無謂。其奈心中足下何。

夏壽康長鄂後、鄂人多擁護之、已忽變態、大張排夏之幟、軍人方面、又爲之揚波助瀾、而夏乃窮於所處矣、有鄂人某、戲撰聯額以贈之、聯曰、夏有髮形、可惜心中成算少、康爲庸象、祗緣足下小人多、額曰、一籌莫展、見者皆爲發噱、

血濺河山金滿囊。去年今日太披猖。兒孫興受心田植。浸向人間問藥方。

安系敗後、曾逃日本使署、狀極無聊、頃忽致其弟書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吾已無望、吾弟素有寒疾、務宜療治、吾閱報載北新華街張寅卿藥室所賣之吾藥、專治寒疾、弟可常服』云云、噫、吾不圖曾氏其人、今猶顧念及此、方彼炙手可熱之時代、曷勿稍爲子孫留餘地乎、

蛾眉一死太無端。魂已飄搖骨未寒。自分妾心滿古井。那知井水有波瀾。

葉譽虎之姪婦、曰葉姚秀貞者、於北京西四牌樓、設一秀貞女醫院、有婢曰玉鶴、爲厥夫梯雲所私、秀貞偵知之、大妬、毒打玉鶴、更以熾火烙其肩、受創良劇、其助之爲虐者、則其母姚無氏也、玉鶴痛極、投井死、梯雲雖知其事、然爲秀貞所懾、不敢發也、井固在醫院中、有往就診者、偶步至井傍、覺奇臭自井出、異之、趨報警署、警兵至、探井得屍、又經驗右証明、謂死者爲玉鶴、而殺人之獄具矣、時梯雲已先逃、秀貞與其母、皆被逮、然卒以譽虎之力、爲秀貞謀開脫、竟無罪、僅科姚態以徒刑十年、讀者寃之、

天桃穠李競芬芳。大庭爲歡此一章。願借紅繩十萬幅。漫天匝地蓋鴛鴦。

北京紳士張建榮等、以京師爲首善之地、官紳學商等、舉行文明結婚者、日多一日、故擬仿照東西各國之成法、於新世界游戲場附近、建設一文明結婚之禮堂、凡借以舉行婚禮者、按章納費、今已在警廳備案、卽將從事建築、是亦文明形式上之一大點綴也、

鐙虎

（寒雲戲擬）

倭　射毛詩一句　贈湖南筆二枝

小鬧　射毛詩一句　贈新聲第一期一冊

三夾水　射毛詩一句　贈新聲第二期一冊

霜降　射毛詩二句連　贈影明刊合訂一冊

以換字　射俗語一　贈明角花箋一大張

回回　射書名一　贈衡蟾箋一張

今逢本報二周增刊、藉此助興、射中者以先到爲甲、三月八日截止、揭曉日附全射中之先到者、須鈐印記、存貯射卷、吉者具鈐印至本社取對明印記、以防冒領、請寄本埠愛多亞路九如里口一四三二號袁宅文藝人手收

神州日報　大　新　定價
中國日本　全年洋九元　半年洋五元　三月洋三元
（附送晶報並不另取報資）（郵費在內郵票作九五折）

十年癩頭十日愈
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票作九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棋盤街屯鎮胡開文筆墨莊、

本社代傳北京出版之春明日刊
南雅半夢病蝶等數十人撰稿、每份大洋二分、每月四角五分、門市每份銅元二枚

社會小說　一年有半

天笑戲述　（禁轉載）　（一）

我記得譚復生有句話道得好、他說、北京和上海、好似兩大洪爐、無論什麼人、到那裏都被他鎔化了、這是個什麼意思、原來凡在大都會地、各種各色的人、薈萃一處、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總之令人迷惑其中、好似羅馬古代迷宮、教你走了進去、永遠不得出來、那迷宮、有有形式的、有無形式的、那無形式的、卻是無形之地、卻是迷宮、引人入勝、就使你一霎子不得回頭、這都是有形式的、那四圍的環境、有時萬戶千門、都迎着你進去、有時銅牆鐵壁、竟不許你出來、到末了、無非受了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壓迫、墮入悲慘之境、這也可以算得『都會之罪惡』罷、曾記得三十年前、江浙一帶住居內地的人、要是有青年子弟、到上海去習業做生意、說是上海是個繁華富庶之所、各國通商之地、因此而發洋財回來的不少、像某人某人、到上海的時候、都是一個窮光蛋、現在也有了幾十萬幾百萬家私了、縱然說得天花亂墜、可是有幾位老阿爹、終搖頭不以爲然、他們說發財自然是總得進、然而上海總不是好地方、引壞少年人的去處太多了、但是到了三十年後的現在、要是再說這話、大家就罵他頑固、罵他不開通、罵他不識時務、便是幾位老阿爹心裏要說這話、嘴裏也不敢說這話、因爲羣衆的心理都改變了、他們何能以個人的見解、和羣衆反抗、也只索隨聲附和、或是閉口不言、甚至同一種老阿爹的議論、雖說頑固、也不能說他沒有見到之處、但這也只可說他爲世界潮流、一種不可抵抗的勢力罷了、有一天晚上、和吾友大雄閒談、他說住居上海的人、對於上海、反覺無甚感想、倒不如初來上海的人、別有一種刺激、我說上海的社會最複雜、最奇秘、但是我們住居上海、好似另外一個社會、那能知道他種種的內幕、大雄道、有閒空的時候、我們把他拉拉雜雜寫些出來、我道也好、恰巧過了幾天、另外有位健談的朋友、他專喜講上海的事、勞勞叨叨、說了一大堆、問他到了上海多少時候了、他說一年有半、大雄說、好了好了、這總算是初到上海的人、應該別有一種刺激、你把他的話記出來罷、我道也好、但是他的話、太無統系、又取個什麼題目呢、後來一想、有了、他既然到了上海一年有半了、就喚做『一年有半』、以下所述、就是我那位朋友的感想了、

誰挽狂瀾障百川
內憂外患苦交經
雄心無復劇珉舞
壯志寧忘祖逖鞭
坐措陸沉悲少日
欲醒天醉望羣賢
神州珍重危言在
振鐸如今已二年

晶報二周紀念

雙古希白

南屏老衲

哈哈、你也歌、他也歌、一唱一嘀、婆娑、高興時還兒山人和、叫山人沒奈何、那時節、你也波、他也波、一個舞風似的天魔、一個奔月似的嫦娥、只說是來萬春長樂事多、卻不道穿了蕊梭、漏了蜂窩、瘦了□□、臘了駱駝、雖然故步得了、行不得也哥哥、他也做了喚春夢的阿婆、恨時節把菱花打破、還照透兩個妖魔似的人兒作甚麼、啊啊、你別囉唆、他慢挑羅休仗白葫蘆提頭陀、能把日月翻過、本勸忠、打疊起名韁利鎖、解脫了孽海情波、把好酒日飲亡何、樂得個醉顏酡、只顧同您賭賭、倒把我努目的金剛、眩面的菩薩折磨、還不如念幾聲婆訶、寫幾卷逍遙、收拾起法螺、擺落下燈蛾、無事時雙雙靜坐、都活到白四十的老東坡、

右南屏師賜弟子周瘦夫婦七十雙壽曲、以遊戲之辭、寓山河之感、豈付爲尚論作耶、高明讀之、自能辯也、驪以此曲、又何過夫、謹錄一通、付刊、以饗讀者、南屏佛寸陀頭敬識

晶報二週紀念

碧天如幾幽群雁字
疑雲題笑語和人看
滿江春色老多鵑
紅冷亂鸎多

目下江山喘亂鵝中原
春湖幾人寫江郎才思
知多少彩筆能開五
色花

民國十年三月三日　十齡童夏小宋拜祝

晶鏡

（十君）

我隔壁同住的、有個四十多歲的婦人、懷裏抱着兩歲小孩、旁邊坐着十三四歲的小姑娘、祇聽那小姑娘說道、娘啊、今天是晶兒兩周年的生日啦、想起去年抓周、單單抓了枝毛瑟槍、將來晶兒、必定要做大英雄呢、婦人道、孩子、你還提呢、那一天把我真真要嚇煞、你想小小孩兒、已經如此膽大、將來不是要橫行天下嗎、今天又到他的生日了、再抓一回試試看、好孩子、你把去年抓周那些物件、都找出來、讓他再抓一抓、可是千萬不要再把那枝毛瑟槍拿出來啦、小姑娘聽見他娘這麼說、連忙到各處、找的找、拿的拿、捧出一大堆來、擺在床上、婦人隨手把小孩放在正中、那小孩兒也古怪、四面像找什麼東西似的、看了半天、想必是要找那枝毛瑟槍、既然沒有、就把一面水晶做的鏡、一把抓起、抱在懷裏、婦人道、孩兒真古怪、什麼金銀元寶都不抓、單單抓這面鏡子、是什麼道理呢、小姑娘道、娘啊、這面鏡子、是水晶做的、比無論什麼鏡子、照出來都要格外的清爽、晶兒名字、又叫晶、將來做起大事業來、必定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些善的惡的、好的醜的、都瞞不過他這水晶般的人兒、況且這面水晶鏡子、又是個照妖鏡、妖魔鬼怪、經他一照、都要現出原形、我們這水晶般的晶兒、右手拿着毛瑟槍、左手拿着水晶鏡、那個不怕他呢、將來晶兒橫行天下、無論什麼妖魔鬼怪、都要逃得無影無蹤、不敢再混在世上了、

天壇一小時之流覽

（馬二先生）（自北京寄）

天壇爲帝制時皇帝所大之所、平常人不能入、日前因全國急賑會、開放、余遂趁此機會一遊、記之、或上海人士所未及見聞者乎、

二十五日、晨十時許、偕友朱君至天壇、時遊人尚不多、沿路均有學生、執旗募捐、多寡隨便、給予紅色圓印紙一枚、至天壇門、又有募捐者、余銅子已罄、朱君代捐京鈔四吊、給予收條一紙、乃步而入內、天壇之圍牆、外觀不甚高、而實較尋常之屋牆、不啻倍蓰、以闊廣甚遂不覺其高也、門內兩傍松林、縱橫皆是、老數百年物、乃直奔祈年殿而往、殿前有坡階、高可丈餘、上坡更歷一重門、乃觀殿、殿作圓式、堦凡三層、上有石欄、皆以白石爲之、正中階陛、以整石丈餘、闊三四尺、上雕龍鳳靈物、已極細美、爲從時皇帝所由之路、石欄柱首、皆刻雲龍、每柱之下、有一龍頭、雕刻絕佳、龍口中一竅、用以洩雨水者、殿內正中一屏、四大圓柱、徑可六尺許、朱漆描金、周殿更有十二柱、承樑、亦朱漆、徑可三尺許、仰首上觀、五綵絢爛、則繪畫之采色也、地上所鋪之磚、皆光潤有類鑾石、御位前更有大塊石一方、嵌地上、約四五尺見方、殿之拂逆極宏麗、惜久不修理、外面繪彩多剝落耳、殿之右、有一所紅牆、闢有三門、入門、則爲長廊、長廊之首、逐漸下迤、蜿蜒有類隧道、轉角處一段、已全圮、更至一院落、有一亭、亭中一井、亭亦半圮、院中三面皆有屋、屋中陣竈、及支門之跡、痕迹儼然、似曾經駐兵於此者、更由此而北、逾松林、復覩紅牆、亦闢有同式三門、入之、則爲無樑殿、殿右有一石亭、略如贊閣之位、左有石柱一、皆不知何用、並不知何名也、殿內空無一物、仰視亦不見樑椽、但見紅色牆壁、自地漫直而上、渾然成一塊而已、殿後復有院落、亦有屋、門皆閉、不能入、院中列鐵缸四、入可數抱、高約四尺許、外有四巨環、院之右列、有屋數間、中似有人住者、叩之、一僕出、詢問其事、余詢以屋中何人、則曰、天壇辦事處人員也、問誰所委、則內務部所派也、天壇之祈年殿尚壯麗、然猶是吾人所能想像者、若天壇內所佔地面之廣、入則迴出吾人臆度之外、自大門至中央祈年殿前、凡里許、以是約計、周圍當在十華里左右、眞巨觀也、（十、二、二七、）